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去歲海洋之捷誠爲奇勳榮晉一秩未足爲酬尚嘗有崇擢焉屏示諸款手讀數過具見鴻猷驛遞一事近例頗嚴人似無敢犯者大抵爲政必貴身先頃小兒回籍應舉自行顧倩作冬遣僕歸壽老親身負儀物策蹇而行蓋不敢身自犯之也目前民困已覺少甦數年之後積餘必多用以羅穀備賑誠善政也織造事值浙中亦有疏陳乞故司空不敢減此並彼姑以料價抵補然此既分四運則目前已自足辦 一二

年後公私稍舒了此似亦無難也細觀別冊向來夙弊蠹革殆盡估價亦與近日言者迥異足以見丈於諸事靡不殫竭心力矣優免核則投靠自減投靠減則賦役自均數言已盡查完停妥宜即具題施行水利之責御史昨淩洋山始建此議僕固以為未便乃渠則堅求必遂故黽勉從之今奉教信為冗設也巡鹽之理漕徒增文移煩擾俟差官時酌損之

答總兵戚南塘

適會本兵譚公問足下與閱視大臣相見之禮云宜如總理之見督府可也竊意今日當以 欽命為重

不在兵銜之有無謙以自處見者自然悅而敬之其差去部公當預爲足下先容必加優禮决不以庸衆相待也

答閻撫劉凝齋

閩師千里赴難雖無所獲猶當論功况斬馘黎丹灼然耳目者乎廣人欲求招撫之議忘大德而逞小忿曲有所歸矣　聖明遠見萬里功罪賞罰不爽秋毫本兵已覆勘議辛公勿以爲介但鳳賊存亡尚無的耗仍望公之留意也

答松谷陳相公

伏承台翰腆貺捧讀再四如坐春風不知燕蜀遼闊也備諗起居清勝身處雲林望隆朝野慰仰慰仰不肖猥以淺劣謬膺重任顓蒙之見竊以爲既受國重託宜以死報故二三年間諸所措畫惟以振紀綱剔瑕蠹爲務以是見怪於流俗本之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其見詆誣非不幸也即欲引決乞骸以主恩深重昔所許於先帝者尚未克酬故復靦顏就列屯難之際思我同心恨不即弋冥鴻招翔鳳而致之廊廟也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

徃丈起山中不一歲而躋先列僕日夜引領望丈之一至者以丈素有超世之識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爲能䟽附後先以共濟艱危也乃讀前後手翰所以敎僕者則亦未越於衆人之見而與僕之孤耿大謬也丈前書謂僕處余懋學傅應禎爲太過恐失士心後書謂救劉臺爲盛德至引文潞公之事以相比今海內薦紳之侶投柬於僕者十九爲此言也然皆衆人也豈意有超世之識又知僕所以肩鉅承危之心而所見乃亦止此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撓彖曰剛過乎中當大過

之時爲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撓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爲中也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　幼主而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況自隆慶以來議論滋多國是靡定紀綱倒植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　祖宗法度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一切以尊　主庇民振舉頹廢爲務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爲異說欲以抑損　主威搖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

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爲失士心誤矣吾但欲安　國家定　社稷耳然侁何足恤乎至於潞公之事亦復不倫蓋潞公所事者長君而其出處去就未必係宋室之安危于方狂妄後生獨持饋餉一事以議論前輩此其失在於不知賢耳故潞公得以包容之僕今所處何時也　主上舉艱鉅之任付之於眇然之身今權璫貴戚奉法遵令俛首貼耳而不敢肆狡吏强虜獻琛修貢厥角稽首而惟恐後者獨以僕攝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係豈淺淺哉彼讒人者不畏不愧職爲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爲

謀甚彼上不及　主上旁不及中貴而獨剸权於僕之身又無所汚衊而獨曰專擅專擅云云欲以竦動幼主陰間左右而疑我於　上耳賴　天地　宗廟之靈默啓　宸衷益堅信任不然天下之事豈不爲之寒心哉自有此事　主上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以痛恨於忌者蓋大脅疾讒說之殄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故去此人以安僕也以安社稷也離明允斷誠理法之正而僕所以懇懇救之者蓋以仰答　聖恩下明臣節耳非欲爲沽名之事也而丈乃以游公見諷誤矣僕一念爲　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誠

壽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於流俗者要之欲成吾爲
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吾爲劊子手吾
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又一偈云高崗虎方怒深林
蟒正嗔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丈深於佛學者豈
不知此機乎夫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今海内
縉紳之侶爲此言者甚衆僕皆遜而謝之乃於丈嘵
嘵不已者以丈有超世之見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
心者也讀禮有暇試一思之倘再會有緣尚當刮目
相待

答河道吳自湖

惟公遵養林泉望懸朝野僕所欲推轂者屢矣咸爲忌者所阻今乃得遂初心然猶恨其不早也淮揚之民歲苦昏墊 朝廷未嘗一日忘顧莫有任其事者兹讀大疏明白洞徹底績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流者年來但講治水不求治海雖費何益但海口之淤當必有因似宜視水必趨之路決其淤疏其窒雖棄地勿惜碍衆勿顧庶幾有成也設官及留餉諸事一一如教屬所司覆允惟公堅定而審圖之

答兩廣淩洋山計剿羅盤寇

羅盤淥水之事石汀公在任不能處乃詒難於後人

誠爲不恕然此地不沾王化數十百年義所當討在公誠不容使之跳梁於肘腋之前也但須審圖而後動動而必勝勝而無損乃爲萬全不然又不如姑置之之爲便也

答河漕王撖所

人有自邊來者言公按行部中簡靜淸肅邊人咸不知有命使之至詩不云乎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公之謂矣慰仰慰仰淮揚水患之言蓋欲激發吳公使之殫力以從事也　朝廷方有事東方而江淮之人咸謂僕止以運道爲急將覩河

害而不救故以此𨽻觧之自公振新漕政萬艘飛渡京庾充盈卓哉偉績孰得而掩之豈以此一事未了爲恨哉且不必出於已公所未就而吳公成之則亦公之功也已辱教似未達僕所以作勵時賢共熙帝載之意故畧述其槩以復惟公裁亮焉

答兩廣督撫計剿海賊

往者潮州主撫賊之議閩人深有憾於金大叅科中遂加抨劾僕竊以廣中之處不爲失策乃告銓部本兵言金君必不可動動則後來任事者皆恫疑首鼠而不敢爲矣然林鳳之見創於呂宋實閩人之謀彼

以大兵逐此敗殘餘黨欲盡殲之海中以爲功而廣
中乃一舉而收之其致慽固宜今惟行廣人之策收
閩人之功則處置適宜彼此俱得矣銓部本兵以僕
之言爲然遂用此意題覆今讀大疏詳觀前後事理
果如僕言其中措置皆極允當蓋昔年撫賊來要求
善地安插蜂屯蟻聚列兵自衛在我常有肘腋之虞
在賊常懷反側之意養癰待決誠非計也今則隨地
分北解甲賣刀因其求生之誠解此三面之網將使
賊黨聞之孰不懷我好音變其伏志故廣中之策是
也然觀金君所與閩人往來文移頗覺動氣楚固失

之而齊亦未可爲得此氣質之小疵也即欲取此新績復其舊官但閩中勳功跡尚未至若先處之重激閩人之忿故行並勘幸促勘者速報庶便處分也羅旁事宜審定而後動期於萬全乃可責屬司道有司賢否訪據的實者幸另開手書審示

與雲南巡撫王凝菴

高金宸先已題奉　欽依准襲矣外嘉靖間曾聞雲南有積貯銀百萬兩　世宗欲取用而方嶠菴執言該省常有用兵事宜以待用不知此項銀何年存剩今尚有否即查覈見示餘不悉

答應天巡撫論大政大典

辱別楮所云一一領悉安慶軍餉及三府糧疏俱下部覆矣焉蹇二君屬部優處政府入人言惡吳中士夫賴糧之説似別有所指不爲丈也異時每聞存翁言其鄉人最無天理及近時前後官於此土者毎呼爲鬼國云他日天下有事必此中倡之蓋謂　朝廷之政令不能行於此地而人情狡詐能恐人之所不能恐爲人之所不敢爲故也此等言語豈亦丈告之政府耶願秉道自信毋惑流言以終令闓丈向移駐句容議者咸以爲多事近更喜其安靜蓋用度節則

里甲無徵索之擾趨謁省則驛遞無供億之繁故上下自相安耳害甚今驛遞一事在東南不知何如畿輔諸郡十裁六七行旅初覺不便近來亦頗相安若小民歡呼歌誦則不啻管絃之嘐溢矣且此項錢糧貯積甚多將來裕　國足民更不外索即此一事餘可類推以今全盛之天下為國者肯一留意於此時時修明　祖宗法度精嚴吏治能否由此富國富民興禮義明教化和折行矣以建萬世太平之業誠反手耳大抵僕今所為暫時雖若不便於流俗而他日去位之後必有思我者蓋僕之愚無有一毫為己之

心故耳　祖墳事嘉靖間王戸侍亦曾疏請復竟以無據報罷竊思此事在　聖祖時巳屬茫昧夫以　聖祖之永孝豈遽忘其先世殆必有不得於心者耳今去二百餘年復何所憑而修復之且此事不在疑似之間如以爲眞則非有司少牢之禮所能享之又豈可以社厲待之如其非眞則此纍纍荒塚祀之何爲僕嘗以我　聖祖之不冐世族不深求先世窈冥之跡不諱言身世艱窘之狀皆神智達觀度越前代帝王遠甚今日之事似只傳疑可也鄙見如此惟高明裁之

答河道吳自湖

混江龍之制昔曾聞之近以河政廢弛人不知用耳頃屬所司題覆通行河道衙門一體製造

答楚撫陳文峯

辱示公安諸邑連歲昏墊生理蕭疎昨蒙加意賑恤頓囬春意令民力雖困猶賴父母孔邇橫恩滂澤亦不過微於臺下也郡侯才守俱優向以初任銳於有爲頗失上官之意今則久而愈孚令聞休洽昨已特懇之向院諒在彀中矣荆州二衛班軍分番戍守誠於守禦有裨已下部覆允矣昨曾確菴來言公舊僚

意頗相左大非所望或意見不同耳願公且恢拯之

答王敬所

辱示邊務諸欵皆切中機宜事竣亦不妨條議上聞也又承別諭云云謹逐條手復納還記室不另具復以示不敢泄此後有要務請手翰寄示口授非宜

答河道潘印川

惟公雅望宏猷久切傾嚮昔者河上之事鄙心獨知其枉每與太宰公評隲海内佚遺之賢未嘗不以公爲舉首也時屬休明之會正宜亟時建立用展素蓄乃猶盤桓引郄殊乖所望大疏已下銓部議覆雅志

恐不得遂幸遄發征麾以慰輿望厚儀槩不敢當謹
以璧諸使者

答操江王少方

江洋獲盜事關王印自合上聞鄙意以爲盜贓已獲
可從寬處不意　主上覽疏中得王刼印語赫然震
怒　面諭重處區區從容解譬下部議覆　上意以
部覆撫按罰治爲輕區區又委曲議擬乃得薄譴蓋
主上恒以冲年惡人之欺已故以失事爲可追而以
隱慝爲深罪也人旋草草附復其詳容另悉

答河道吴公桂芳

淮揚之民方若昏墊披髮纓冠而救之猶恐不及豈能遽憂運道之難處耶今且拯此一方之民從容講求平江遺蹟爲　國家經久之圖今内外儲積幸已漸裕法紀漸張根本漸固此等事他日自有賢者任之公毋慮也

答總憲吳公

盗刼官銀於會城之外本非細故但人贓已獲大半公亦叅論無隱自當請　旨從寬然諸未獲者猶宜速爲詰捕盗者必獲獲而必誅則人自不敢爲矣

答廉憲胡公邦奇

辱別教云云深荷至愛前王操江亦曾以尊意告僕而僕不以爲慮蓋僕素以至誠待人絶不虞人之傷已至於近日之事則反噬出於門墻怨敵發於知厚又適出常理之外無所容於防也古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况冤親平等悉歸幻妄今轉盼之間已成陳迹矣何足掛之懷抱乎然感念厚意中心藏之

答操江王少方

四月二十六日五月二日二書先後俱至一一心會不能悉答滁州鎮江二事部覆悉如疏議近來江防外雖鋪設可觀內却空踈無實此言切中時弊蓋不獨

江防爲爾然非江西浙江二事　明旨森然此後即欲推諉粉飾恐亦難矣安慶軍餉部議執前已覆定不肯再更然陳君之意爲長也陳君昨考察疏亦佳區區素知君後當優處聞有馬驚項想全愈曾司馬近亦小恙已痊小曾乃翁訃音至矣允兒須歸一役一馬　皆自行顧倩併未敢令有司知之

答巡撫鄭範溪

辱示虜情具得其眞今計惟當急圖自治以觀其變耳張憲副之被論人皆以爲枉當時言者殆有所承望彼時公似不宜與之會同蓋是非之在人心自有

不容枉者豈可徇人以爲毀譽哉頃科中復有言者
要當請　聖斷行之

答應天按院舒念庭

辱示內廖守備事已即違之於內言公治其違法之人乃所以相成而非所以相病也其意良解然以僕虛心諭之此輩在今日比之先年已爲斂戢苟不至於太甚似宜放寬一着以養其爲善之意可也惟高明裁之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

辱教領悉近來東虜垂涎於貢市之利陰與青酋交

遏擄市於宣府而明擾遼左以求爲市故宣府之貺歲增而遼左之患日甚職此故也遼人素稱忠義可用然近亦罷敝非用薊人助之不能支也顧薊鎮屬閣三衛出塞不便又迫近陵京防禦爲急必斥堠嚴明偵探的實知賊巢往乃可出他道用奇以制之耳此意前已屢語薊人尚未得策承教當再申儆之闆那吉給台吉俱親至邊此來想彼亦有意宜厚遇之俺酋老矣黃酋窮蹙無賴虜中之勢在此兩人須常與之氣脉相通乃可大約虜情只要涣之無令得合而已

答鄭範溪

張少參之事言者明係承望搜求公爲之昭雪乃是非之公在人心不容泯者奈銓部固執前說又追論其平生此其意不可知矣僕欲請 旨駁議又思於該部禮面大有所損不得已黽勉從之然僕心知張君之枉今雖暫屈後猶可伸也公前雖與按院會論而其語亦自不同今奉 旨再勘豈得不據實具奏但求是非之不枉何嫌前後之異詞哉今 朝廷之上功罪賞罰如鑑之虛如衡之平公但自信此心秉公任直紛紛之言不足爲意況 朝廷又自有公論

答遼東巡按沈鶴石

辱示領悉順義所求督府已傳鄙意止之矣虜情不常宜隨機應之要當待以至誠要以盟約則貢市必可久而不變安邊制禦之策無踰於此書生不達時務難與言也外貴院帶管學校近給有新勅宜令人領去以便行事

答薊遼總督楊晴川

屬將輕率寡謀損威辱 國姑不足惜但古北口要地素稱險峻乃賊至數十人踰垣而入肆其侵掠而

守者不知則置兵設險俱屬無用矣且賊初意止於侵盜原非設伏誘我者宗儒之出從者百餘人使人人致死未必便爾覆敗乃從者見賊先奔遂致主帥陷沒觀此舉措將來之事深屬可憂轉盼秋防僕竊不安席矣今且先絕賊首撫賞諭令縛獻首惡如虜王果事從容相機而行急則恐生他患其守臺守口及棄將先奔軍人宜以軍法重治察其尤重者數數人以申軍令薊門數年安靜人心已懈天其或者借此以示儆乎若諸公當事者狃於治安不加戒備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且南兵素稱敢戰今未効一

矢之力見賊先奔何以解於紛紛之議惟公熟計

答南總憲吳堯山言法律章奏

南臺試職奉教即屬銓部覆允但御史以原官試職理刑蓋使之習於事以待用也近來居是官者不知本職所在舍其當務而漫求他事以塞責居數月而考選實授祗具文耳一旦奉使觀風乃不知法律為何物而反以吏為師祖宗命官責任之意幾於淪失矣近奉明旨修復故事而御史大夫陳公即以實舉行甚稱上旨試之日坐於堂上面加校閱舊日易卷代書之弊悉行釐革僕取其試卷觀之一一

親批其所殿最咸以招擬爲準不論章奏之通否蓋章奏議論人人能之若招擬刑名則非素究心於此者不可以虛言飾也賢哉大夫可謂霜空之矯翰矣南北臺諫原無輕重今旣新奉　明例以宜一體舉行且以公之高明峻整視隃大夫又奚讓焉

答閱邊部文川言戰守功閥

承別楮所評騭一一精當比者古北口之事特欲借此以儆惕人心其實薊鎮屬夷促人要賞乘間爲盜自昔已然昨日豎子若不輕身出塞浪追則亦無此喪敗矣今四方所報殺官劫庫之事無歲無之中土

且然况邊境乎薊帥非蒙嚴旨切責足以示懲若舉
全鎮防守之功委無所損數年以來一矢不驚內外
安堵此其功寧可誣乎猫以辟鼠爲上品山有虎豹
藜藿不採又不以搏噬爲能也似當以公初擬爲當
若欲爲之委曲除豁則可云據近日鴉鶻關夷之事
雖若防禦少疎然舉一鎮修守却虜之勞實於功名
未損以此意措詞不知可否惟高明裁之大抵薊鎮
之勢與他鎮不同其論功伐亦當有異蓋此地原非
邊鎮切近　陵寢故在他鎮以戰爲守此地以守爲
守在他鎮以能殺賊爲功而此地以賊不入爲功其

勢居然也至於調用南兵一節實出於萬不得已蓋因往時議者咸極言延寧邊兵入衛之苦爲之罷減四枝薊鎭分區而守罷一枝則一區失守又不可棄地與賊於是譚總督戚總兵乃建言昔在浙中部曲尚多素所練習者可頂所罷之數因以教練火器整理車營故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爲虛費而無用卽當罷之則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復入衛邊兵或於本鎭地方抽採不然 陵京重地寧敢忽視之乎此中事體其說甚長統俟面悉

答總督楊晴川計處屬夷

辱示失守諸官軍俱法當其罪從此人心儆其有儆
乎屬夷原謀止欲為盜庸將喪敗實其自取今彼既
有畏誅之意宜自從容處之但變只之說未可盡信
乃自解之詞耳今仍宜厚結變只以絶其援盡革諸
夷之賞以孤其黨虜貪而無親他日必自相夷滅必
變亦可縛而致也若歸罪變只是使之合其黨以抗
我且啓西虜之釁矣

答總督張心齋計戰守邊將

辱示虜情俱悉公所以應之者誠為得策矣今全虜
之禍咸中於遼連歲彼雖被創我之士馬物故亦不

少矣彼既憤耻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爲可虞昨已屬意本兵於貴鎮兵食比他鎮尤當加意臨期君的知虜賊所嚮當令薊人助守寧前使公等得專備東方如犯寧前則東西夾擊再一創之則彼破膽而不敢東窺矣公幸時時諭意李帥大將貴能勇能怯見可知難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愼之爲 國任事之臣僕視之如子弟既獎率之又寶愛之惟恐傷也惟公垂亮焉

答山西崔巡撫計納叛招降之策

叛人背華向夷法當顯戮以絕禍本但所示二策似

俱未善蓋今之虜情與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討

處今既爲一家凡事又當待之以信諭之以理向者

款貢曾與之約云除板升徒衆既多在虜已久許令

照舊耕牧外自納貢以後我不受彼之降虜彼勿納

我之叛人今彼納叛非約也宜令曉事通後明言索

取之云往年所與王約誓者云何今聞有某人在彼

其言云云凡此等人皆吾中國犯罪當死及貧困不

能自活者乃逃往彼中以脫罪乞生耳其云云者皆

妖言不足聽也往嘉靖年間有蕭芹者叛入虜中自

言有神術呪人人輒死喝城城即崩俺答信之令人

押之於邊城試令喝之而其術無驗當是時俺答方就大同乞貢　中朝業已許之會邊臣以此事聞世廟惡之遂不許貢後蕭芹竟爲邏者所得梟首邊關此往事可鑒者也今彼既與我一家好惡同之我之叛人亦彼所惡萬一此事刱之　朝廷必以彼王爲背盟約納叛人王雖欲輸誠欵　朝廷亦將不信則兩家大事從此壞矣王如曉事宜將此人及其黨與執送軍門　朝廷必鑒王之誠欵和好益堅賜賚愈厚何爲納此無用之人聽其妖妄之說而壞已成之功失永久之利哉彼聞此言勢必聽從即彼不從

我常持此以責讓之使曲在彼則我之威信亦無所失是此么麽幹得甚事今板升之人如此輩者何啻千萬即索之而不得亦惡足爲輕重乎彼雖犬羊亦不可撥用術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詛我矣惟高明裁之大抵虜情不能保其無變今中國之人親父子兄弟相約也猶不能保其不負况夷狄乎在我兢兢自治常若待敵小小變動勿遂驚惶勞擾但當耐煩處之隨幾應之期令無大失而已若欲事事完全人人守法則是以中國之所不能者而責之夷狄也有是理哉此事似宜與鎮門熟計而行萬惟

留意

與總督方金湖以夾論處置邊事

近見山西巡按疏中言邊人叛入虜中者甚衆宣大巡按有書言擺腰人市時伏甲於邊外及黃酋遲延不肯就市其意蓋謂虜情有變也不知其中情狀何如其云云者皆實否幸惟明示又得催巡撫書云索叛事似爲未善僕已復書令其改圖不知可否亦曾聞此事否今錄四書併催原書呈覽以便從事然會催毋言得見其全況經一番變動得一番處置而其事愈固往時廟堂無定見一聞浪語即爲動搖督之

低昂隨敵嚮往應手即下令則不然吾番勢已定無
敵覬變或無事而自補或棄予以求先此今日之局
面也諸公當事者宜審計焉

答雲南撫院王毅菴

辱華翰領悉前奉詢滇中積貯以曾聞之礪菴云云
將謂彼中尚有此數不意年來遂以解進今所餘但
令所司謹守之以備緩急一二年間調停酌量內帑
漸充加以北虜納欵邊費少省僕朝夕所告於　上
者諄諄惟以節用愛民爲急此後搜括之令或可免
下所以瑣瑣奉問者惟欲知郡國財賦虛實之數耳

礦金之害往大理李中溪先生亦曾言之茀以此項專供　御用宮中視爲額辦未敢輕議停罷稍俟機會當有處也續刻小疏一通奉覽

答南臺諫

承諭欲以拙稿付梓昨已致書王少方力止之蓋此帙雖無造膝密勿之語而其中亦多未發科抄布者若梓傳四方未免搀　主德而炫巳長非入告出順之義也至於求存翁序首云云猶不敢當存翁吾師也翁昔以家　國見托今思昔所許者尚未能力踐其一二何敢以案牘糟粕之詞致辱名筆哉惟丈俯

鑒恩憫早爲停發僕此意發自丹悰絶無矯僞若舍
曰欲之而爲之詞則穿窬之行丈諒僕必不爲也

答南列卿張岵㟧

惟公雅望厚蓄昔被浮誣今始昭雪故暫借南寺以
遡翔遵養焉辱華翰遣謝深以爲媿前賤日蒙惠槩
未敢領仍宜查之主藏者

答督府吳環洲

辱翰教領悉炒蠻者與西虜要只爲婚非遂嫁言爲
盜者要只也此薊人欲爲解罪之言昨已責之彼中
當事者言初報爲盜者屬夷也與西虜無與　朝廷

所欲誅者炒蠻耳此後勿得嫁禍於隣然僕料此事必借公力而後能之公幸使人密説青黄諸酋勿與惡人為黨啗之以厚利偵知炒酋所在或誘之使復歸舊巢則罪人或得也已令薊人綴圖公幸留意虜

答山西崔巡撫

水泉之市不知在何時閣宣大互市兩撫院皆親臨彈壓故得無譁水泉市日亦欲煩公一臨庶無他

又京師近緝獲一虜人初稱黄台吉部下所使為細者後審是公昔年所遣為廖舉人僕者及呼廖舉人面認之良是但不知公昔年何自得之也幸具道其

實以便處分當解送臺下隨宜安插若以為奸細恐
因此遂生釁端也
合楚按院向明臺
頃以二三大事借留數月故未題代差期當在初冬
矣辱示江陵尹朱正色均差之議其中綜理精當詳
審此君初任人皆以為刻核僕獨愛其明作今觀其
所建立必為良吏無疑矣慰甚慰甚一條編之法近
亦有稱其不便者然僕以為行法在人又貴因地此
法在南方頗便既與民宜因之可也但須得良有司
行之耳向所言棍徒艾姓者後竟不知何以處之實

慶生員歐久戢官事似宜正法以警刁頑

答南臺長陳萊峯

海洋失事非公言　朝廷豈得聞之人臣之義以不欺爲本事有失誤當具實以聞至於恩威輕重則主上明聖自有裁處必不有乖於情法之中也

答總督方金湖

貢市三年論叙與昨閱視舉劾並於一時雖若有防然閱視以八事爲殿最貢市以款虜爲勤勞閱視優於要戢貢市遠於戰官固自並行而不悖本兵前已題定自宜循例舉行但已加恩者或不能過優耳自

師晦李之說前敬所已曾告之於僕但追思當劉國被劾特僕即面問本兵譚公此人若動孰可以代之譚即應曰自可又云若論才力則麻錦爲宜獨恨其多方營求爲可惡耳渠會卒之間即以名應似非有夙諾者況既惡麻之營求又豈肯曲徇於白乎云云之議未必非劉麻構之近來將官彼此相傾甚於文職此中隱情亦宜徐察之也奸細之事誠如尊教近所獲者皆未必眞已隨宜處之矣

答潘巡撫

寧州之賊從來已久事關兩省宜約會夾剿之庶可

收功固難以旦夕定也新除兵憲恐不足以辦此銓部設爾陞授僕知而使改之則無及矣公試觀之君果不相應當遂奏調改又公退居既久近來政令或未盡知宜查近年　肯意并題准事例有與撫按相關者籍記而時閱之則自無廢格錯謬之虞矣

答河道吳自湖言疏濬積通疏海口

項貐谿舊通乃發自　聖心僕不過仰承之耳然須得良有司悉心綜理庶幾　主澤得以下究惟公留神海口疏通淮揚之間歡聲雷動從此人得平土而居累誰之力與以此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人存政

舉非虚語也比者暫行薄資侯玄圭既告之日仍當有牀錫爲泒磚事江南撫按諸公咸以爲難措而司空又以近日工作浩繁不肯爲之一處惟公裁之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鹽徒執捕海風覆舟在往時誠爲常事若一一責之該道將領人將何所措其手足宜夫有不平之鳴也但按操使者見近日屢有嚴旨惡人欺隱故一有所聞即倉皇奏報以爲他日脫罪之地頃王少方有書來亦言屢勸止之不從盖自爲之心重故不暇爲人謀耳要之主上睿明揆度事理衡鑒明允其輕

重乎奪必不有乖於情法之中王大恭僕欲大用之何乃以小忿決不就幸諭安之

答總督楊晴川

賊夷犯順仗義執言以討之馘其渠魁赦其脅從理之正也但賊既畏威遠遁獸駭鳥舉難躡其踪而揚兵出塞之舉竊恐薊人亦未能辦也若賊酋果真其心悔罪執送爲逆頭目一二人散夷數十人歸其所掠則姑宜宥之徐爲後圖吳環洲示强示弱之言是也辱問草草

答方金湖

六貢告成邊圉寧謐雖　朝廷有道守在四夷而公經綸之略安攘之勲庸可掩乎敬仰近聞虜酋與察罕搆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使之禍結而不可解則薊遼之間可以安枕而西鎮之貢市愈堅矣宜多方以間之他日奇功偉績必爲公所收矣

答閩撫劉凝齋

鳳賊之敗潰本之皆公謀也頃部議但據報功之有迹者覆請行賞實未足以酧其什一也然人臣事君寧使功浮於食況　主上聖明有功者雖微必錄雖久不忘尚當有大畀焉

答遼東廵撫張心齋

連日不聞虜報彼既得利於海西必且歸其所掠未能復逞但遼左之事多在深冬宜加意防之虜性惟論强弱讐隙一搆報復不已王台既被襲虜讐恨必深彼素效順中國父子俱蒙恩賚其德我也亦厚宜急以計結之俾爲外援則北虜之眞情可得而我之藩籬益固矣惟公熟計而審圖焉

答吳環洲

前辱示邊事公高見遠識甚合鄙意膳房堡事僕正恐覬風者輒行奏論致駭聽聞擬作書止之不意大

跡隨至而沈君亦遂匆匆參劾將官蓋渠惟懼以隱匿獲罪勢難中止又連及別事則過矣夫疆場之間小小破綻未能全無要之於大計未損若遇有事即行處置一番於大計反爲有益顧君不察耳今都邑之間猶有白晝剽竊刼庫殺官者況夷狄乎薊門三衛服屬二百餘年矣捉人挾賞猶不能一一盡詰乃可責之驕悍新附之虜乎要在當事者隨宜處置譬之於犬搖尾則投之骨狂吠則擊之以箠既箠而復服則復投之投而復吠則復擊之而可與之較曲直論法守乎前有書與方公方答書云耐煩二字邊臣

宜書諸紳誠然昨部覆已明只如公前議行之然僕料虜已中餌决不舍貢市之利以理責問必無不從者

答雲南巡撫何萊山論夷情

道從已抵貴竹慰甚所示安酋事具見高識遠猷朝廷可逭南顧之憂矣追念安酋庚午之事本守臣處置失宜所致及釁端已搆遂欲調三省之兵捐數十萬之費以剿之僕竊以爲非計乃選用阮沙城巡撫授以五章之約阮公幸用吾策不用一卒不費斗糧而黠酋稽顙繫組納質請罪此已事之明効也夫

王夷雜種譬之狐鼠鼪鼬據險爲固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人不可使也以　國初兵力之强　高皇帝之威豈不能晝野而郡縣之勢不可也其種類忿爭相殺固其性然又非可盡以漢法繩也究觀近年之事皆起於不才武職貪黷有司及四方無籍奸徒竄入其中者激而搆煽之星星之火遂成燎原守土者又不深爲地方長久之計輕信偏辭遽爲騰奏小則搆訟大則用兵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以爲夷狄報佐幸而勝兵罷財費將吏冒賞於　國家無秋毫之益不幸而敗三軍暴骨損威傷重其禍又有不可勝

言者此已事可鑒也故僕以為制禦土夷之道惟在謹修內治廉察邊吏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禁戢四方奸徒毋令教唆播弄致生嫌隙鎮之以威示之以信毋以小術欺誘之但令遵奉約束不廢貢職而已此外不必過求其中或有爭忿相訟者兩是而俱存之槩行會勘亦毋輕為奏請待其彼此相戕勝負已決吾視其理直而為衆所服者因而撫之理曲而為衆所不悅者因而除之即疆埸定矣何致紛紛勞民動衆擾內以事外乎南北夷虜之勢不同其處之之道亦異曾見如此惟高明擇之

答陜西學道李翼軒

近見関中録文甚佳多超曠之見知必出於執事之手爲之擊節者久之所示西畧一一領悉春首之事已成夢幻不足復論不穀於執事相與深淺執事心知之

答吳道南

承示辯揭殊足發笑是非混淆一至於此南疏必有唊之言者不察耳先是部院訪単其説尤多大抵皆忌者之言故銓部議欲從重僕再三爲理乃得量移然被誣已厚矣世味人情不過如此區區昔與執事

有世緣出世緣今天下幸而無事區區且欲解簪䄡從赤松子遊矣覺與執事世緣已盡再結出世緣耳執事肯從我乎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荅兩廣凌洋山

羅旁之役聞已獲功萬餘計所鹵獲又當稱是即有逸伏諒亦無多宜乘此勢多方招徠開其生路隨宜處置務絶後患則一勞永逸之策也事定後稍用狼兵更番屯守諸善後事宜次第以聞

荅總憲李漸菴言驛遞條編任怨

近來驛遞困敝至極　主上赫然思以釐振之明旨屢飭不啻三令五申矣而猶不信承敎謂外而方面內而部屬以上凡得遣牌行者有司不敢不一一應

付若如　近旨但無勘合者皆不應付則可畫復
祖宗之舊矣罷困之民夫有司官卑豈敢與大官相
抗所賴以行法振斃者全在撫按耳撫按官狃于故
常牽于私意而責有司以奉法令抗大官勢不能也
朝廷欲法之行惟責之撫按不責之有司異日倘有
犯者或別有所聞則抗命之罪必當有歸非決因之
專可鑒也條編之法　近旨已盡事理其中言不便
十之一二耳法當宜民政以人舉民苟宜之何分南
北自令訪其在官素有善政故　特旨留之大疏為
之辯雪殊愜公論惜公不倡言于　朝廷而獨以私

示于僕也天下至大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成唐虞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十二牧十亂同心周藝乃昌僕今不難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務而一時士大夫乃不爲之分謗任怨以圖共濟亦將奈之何哉計獨有力竭而死已矣以公知已敢布區區懋修謹按書詔殊方非乘怪乃先父及禍李公方爲汙御史用不隨人試誹雪憤而更有救援之疏李公真君子哉

答河道吳自湖計河漕

高郵湖堤闕甚堅緻一年之間淮泗安流士可作乂公雖不自以爲功孰得而掩之哉質應提工便可次弟修舉玄圭告成當有殊典矣頃丹陽淺阻當事諸

公畢智竭力僅克有濟懲前慮後預為先事之圖可
也昨見攢運陳道長建白俱切事理其言黃河故道
不知可復否望公虛心一商之如有定策幸先以見
教今宇內之事漸已修飾庶幾小康惟河漕恒往來
于懷而今之時肯為　國家任事者絕少不能不厚
望于公也

荅河道潘巡撫

辱示江右金花銀亦係已徵在官之數不准抵稱伏
奉　聖慈特允免追盖　上之至仁也

荅總憲李漸菴言人臣節儉之義

往者奉書矣有所獻誠有激于衷也比辱華翰不責其愚深自引咎其銳然有爲確然不回之意溢于詞表讀之再三無任慰仰夫人不激烏能有所樹乎古之以道義相磨切者義蓋如此至謂今之財賦不窘于國用之繁而窘于士大夫之侈縱誠膏肓之藥石也即使國用果繁爲士大夫亦當分任其咎蓋以下奉上臣民之分而士夫者又民者也今乃剝上剝下以厚自奉可勝嘆乎顧積習沉痾已久非痛懲之不能挽也語曰得時無怠暴狠躍馬猶恐失時今欲爲國家振久頽之習建百世

之利茲其時矣惟高明留意焉

荅閩撫龐惺菴

僕之傾向于左右自公在臺時已然此亦公所自知也中更多故不獲引置于雲霄然鄙心未嘗忘須以閩臺虛席乃得遂其夙心然公困躓久矣今不引之康莊而復頓之畏途者良以此中人情多變借公威望彈而治之而公因此亦大有所樹植以塞忌者之口則由此升亨衢執鈞鉉其勢爲易則僕之所以忠于爲　國而篤于薦賢者之赤心也至于主持公是摧抑浮枉則年來　廟堂之舉動公既聞之矣又何

慮焉如有地方事宜不妨一一垂示

荅織造許樞使

辱翰教深荷雅情頃見發下解進段疋等件俱厚熟密緻與近年所織不啻霄壤而價值乃與市估無異且官無私弊民不苦勞嗟乎使今之奉使者俱如執事則何事不可辦何功不可成乎敬仰敬仰頃得皇上面加奬賞生亦極力稱薦執事將來大授之基已培于此矣願益堅雅操以永終譽

荅總憲張崌崍言用人

頃借公于上谷也將有難鉅之托也乃竟不得如願

令人悵悵久之干霄之材何患不登明堂但僕謝事有期不得托附于梓人殊可恨耳大君卿典己屬所司如例請　允別楮所薦諸賢皆一時之俊處吾夾袋中寧止朝夕雖未免各有所短然　堯舜在上僉受敷施取其所長皆爲國器君諸公能不恃其長刮磨儆類致其瑩美則希世之寶矣屢示不敢并及之薄尊敬函使者布之太君仙几

答總憲葛與川論友道

今之隱退者皆以通書政府爲嫌僕竊所不取夫古之君子以道相與出處語默曾何間焉況大臣雖在

猷亂猶懷廊廟之慮所爲居政府者非其僚友則其素相知也其人賢耶固當告之以四方幽隱以贊其廟堂之慮不賢耶亦當匡救其闕而教督其所不逮俾無致疾于國于民斯古之君子所以篤交誼而不忝

國家也自翁歸政府三奉教言輒三嘆之夫翁亦猶行古之道也但所奉書詞徒聞溢美未領切磨將行古之道而未盡耶毋其人之不足以莊語耶

答翰林王弘齋

往事僕所深知恨當時未倍　國議之末徒旁睨私憤爲公竊置一喙若如今日則固已滌濯而致之青

雲久矣豈令公抱沉痛于衡門哉犀華翰感今追往益用悵惜堯舜在上翕受敷施期不使鄧林有一材之斷願公靜以需會焉

答滇撫王凝菴

前承厚貺郎壁什令弟以不穀之辱愛于公誠不宜例拒但近年交際久廢欲借告知厚者以解于衆人耳萬惟亮恕諸所舉行畧覽一過鑿鑿皆有益于地方造福于滇人不淺即刑者乃勦其說以市恩溲之爲夫也憲綱一出雖屢經申飭而臺中竟不遵行葢惡其不便于己然欲去其蘄公之此劄亦取忌之一

端也前撫鎭不和之說葢彼有懲于山右之事故爲此先發制人之舉自彼疏來後撫鎭並無一言安在其爲不和耶此是以知其說之謬悠也相處無幾亦善遇之

答宣大王巡撫言薊邊要務

宣薊唇齒之勢異時兩鎭視如秦越虜禍中于薊則宣人安枕雖得虜情不以實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爲薊也撫鎭協和文武輯睦邊境之利也而好事者反以此爲忌往者南中之謗未必不自此中敵之去歲徵聞閱視君亦有此言今去公于薊者所以全公

也近日薊臺有缺每從司道中進以其習于薊事也而好事者亦用此爲忌每言薊中之任皆取總兵所欲者而用之昨見公移鎮輙私語曰代者必其人也是總兵所喜者也斯言也不惟不利于總兵且不利于司道也故出其不意而遠求于林下之人乃陳公又僕素所援用者其人達于事理不吐不茹肅規責隨必獲同心之濟故用陳公則公雖去猶未去也僕十餘年來經營薊事心力俱竭今一更置間而其用意之深如此他人安得知之恃公至厚故敢畧陳其槩新本兵雖頗不悅于薊人然亦非故作異同者況

今大事皆僕面奉　宸斷而行渠安能逞其私意輒有所更張乎頃聞外間云云僕卽以曉之渠亦深省恐彼中將吏未達此意或懷疑懼願公譬諭之也近日俺荅報土虜東犯其言不虛然此時尚熱或就邊住牧窺吾之隙宜愼防之人嘗咲南兵無用徒縻厚餉今若乘其入犯一戰而勝則羣喙自息而虜亦聾謀去歲曾屬戚總理以援遼之策乃渠所以復于我者其計甚迂殊失鄙望今虜若窺薊則患在頭目又非若于鄰之震矣願公以義激之使僕藉手以告于上且以杜讒謗之口此機不可失也

荅徐太宰言釋怨爲公

別楮領悉但舊僚之疑似猶未釋僕非姑與解脫也今春南說之與其所由來實與舊僚無干僕平生遊于宦途但願人解怨不願人結怨況本無怨之可釋乎願公之自信而薄責于人也沙市城議恐勞費難成幸姑已之

荅薊遼總督

賊至數萬則其患不在遼而在薊蓋虜每入寇亦必賫本遼左逃人畜薊疎虜數萬之衆聚荒陋之墟掠野則得不償失攻城則非其所長況當暑雨之辰

馬疲弓解馳騁復難虜之入犯未鹵獲耳以若所為
求若所欲雖至愚其必不出于此矣近來每于暑月
輙報十萬二十萬旬日之間復言出境邊之守兵不
過萬賊若至二十萬則各處墩堡皆可蹚平彼復何
畏而歛衆以退乎凡此不達事理之言僕所未解也
遼左數年雖頗有獲損失亦多薊門十年以來一矢
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效孰少孰多而論者于此則
百計摧抑之于彼則多方掩護之昨該鎮巡按遇虜
僅以身免若令薊門有此事則内外不知有多少劾
疏矣而彼中方盛張功伐以掩其事巡按亦不破膽結

舌而不一言如此尚為有公道乎昨令本兵從公議行賞罰以服人心之旨蓋為此也遼薊皆公所轄何親何疏　朝廷視之亦何輕何重但賞罰功罪須至公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後可責其用命也屬公至厚故敢直披其愚亦勿令薊門將士知之恐生驕悍也本兵新任頗惑于昔年南兵坐食之言傳聞洶洶遂謂將有所更置僕知而譬曉之彼乃深省近來帖然無異公與薊門將帥但一一務實修守以為戰備一切浮費繁文悉從簡革臺上戍卒無事不許擅離尺寸但能拒賊不入即為大功不必有所斬[illegible]

紛之議僕自為之主持無事疑慮若空言無實一旦
憤事則　國法森嚴區區亦不能終庇之岳君已屬
之銓部如擬陞用

答甘肅廵撫侯掖川計套虜

套虜當未納款時不知曾往來內地否若先曾往來
而今款順反禁其往來恐彼未肯服也夷虜彼此侵
盜乃其常態今彼雖款順亦但能約其無為邊患而
已若令縛其手足不令西搶恐彼亦未肯服也順則
撫之逆則絕之在各鎮自有機宜不相牽制昨宣府
小酋作孽已即絕其貢賞欲出師問罪彼酋懼而罰

洽請賞然後賞之照舊許貢此在宣大且然況他鎮乎今後彼若往來經由邊臣即宜收斂城守使人問故彼若以西搶爲詞則與之約令速行毋得戀住恐傳聞不的　朝廷知之以爲汝有他意致壞貢市大事彼若順從則少加犒賞以懷之若不聽約束故行戀住則申明盟約以驅之驅之不從或又侵犯則調兵以擣之諒彼往來不過一二枝衆亦不過數千未必谷部皆如是也順者撫逆者剿逆而又順則又撫之順而又逆則又剿之臨機觀變何常之有至于虜衆經過或小有侵擾此雖内地官軍猶不能一一避

守紀律況夷性乎且前已陪賞不必過求矣本兵前
覆邢道長疏言之已盡頃大疏不過以邢有疏恐他
日責以不言耳然部覆備矣辱垂問敢布區區

答滇撫何萊山

安氏事如公所措畫彼必遵奉安挿未了之案可完
結矣得先後華翰所論夷情每與曾司馬深加嘆服
公之忠於任事敏於剸割僕所素知然不謂其詳重
停妥如此也雖有吳干必試而後知其利信哉望益
懋勳庸以需大受

答少宰楊二山言條編

條編之法有極言其便者有極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僕思政以人舉法貴宜民執此例彼俱非通論故近擬 旨云果宜於此任從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強行 朝廷之意但欲愛養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嘗爲一切之政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利於士大夫而害於小民是豈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乎公既灼知其不便自宜告於撫按當事者遵 擬近 旨罷之若僕之于天下事則不敢有一毫成心可否與革一順天下之公而已

答河道吳自湖

高郵堤工聞已告成乃久未完報者想以大工未竣新水暴漲慮有變態欲俟其堅定乃完報耳但聞興泰之間河塘潰決復成巨浸未審何以拯之河流既自復故道當無俟開濬承教挽淮入河之策甚善考其信地雖多屬河道衙門然公欲為　國家萬年之計救淮揚目前之急想當視為一家同心共濟也議定幸即疏聞此既關係來歲漕計自不容不預圖也年來方內又安庶幾小康獨河漕一事時往來於懷而當事諸公亦既殫厥心力矣乃竟不獲底于平成豈所謂可能者人不可能者天耶奈河寶應湖工亦

又

他人一體行取之報恨不能即日釋去重負而李君乃自願留任以就湖工其志量忠慮不啻加人一等矣即加敎閣銓部暫留在任不防他日續選且前題舉

欽依賢能有司在任年久遇行取之日超等選授科即授左右給事中道即免其試職徑與實授此子果著有成績當破格處之以酬其勞使中或可諭以此意俾得安意供事也

答石麓李相公

去歲或傳云老伯已捐館舍然久之不見有請恩既
心竊疑之坐是久缺吊唁歉甚茲辱示大疏即屬所
司覆允祠葬典有加焉蓋　上之篤念舊老而推本
所自如此弟於是乃敢以生芻薄奠因歸使而布之
仙几承以老伯隧碑見委弟雖不文素辱同氣之愛
敢不敬承但嘉貺非所敢當輒以璧諸使者拱作俟
秋冬間呈上也近聞中玄疾甚已成痿痺可嘆明年
主上大婚弟將告老矣而翁又抱此大戚宇宙落
落相見無日感今悲昔愴然爲懷奈何奈何

答總督張心齋

遼東素被虜患公在兵間勞苦久矣僕無一日不往來於懐欲少休驥足顧未有間也不敢忘不敢忘虜之欲斃貢市其情近真但為　國家長慮未可許之公所以應之者甚為得策然今虜禍方中于遼遼以一鎮當全虜之勢兵疲力寡不可不亟為之慮也公有良策不防披吐以聞當別有措楎

與張心齋計不許東虜款貢

西虜俺答之求貢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敢許然當其時　廟堂失策制禦乖方雖許之固未如今日之款順也比以那吉來降歸之以禮彼遂

感恩慕義執我叛人俊申前款我乃因而許之蓋機緣湊合名義正大故當時紛紛之議皆以為不可許僕獨以為可皆以盟約為不久僕獨保其無他蓋度彼既感吾放麑之恩而又適愜其平生之願芳餌入口不能自脫夫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今東虜于我非有平生懇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納降之事也非有執叛謝過之誠也侵盜我內地虔劉我人民共迫脅無禮如此堂堂　天朝何畏于彼而曲徇之乎且西虜以求之懇而後得之故每自挾以為重今若輕許于東則彼亦將忽而狎視之他日且別有請乞以

厚要于我啓釁渝盟必自此始是威褻於東而惠竭於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難之以深鉤其欲而益堅西虜之心異日者東虜之敢大舉深入以西虜為之助也今東虜有求而不獲則西虜以我之重之也亦挾厚賞以自重必不從東虜矣虜不得西虜之助則嫌隙愈搆而其勢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縱彼侵盜必不能為大患是我一舉而樹德于西耀威于東計無便于此者矣昔人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

主上冲年　國家幸而無事宴安鴆毒將發于不虞蓋姑釋此以為外懼乎僕懷此意未敢語人茲因

詢及敢畧陳其槩雖然遼人病矣語曰頭痛治頭足痛治足今虜禍方中於遼遼以一鎮當全虜之勢病在足之時矣不急治之且將爲一身憂遼人素稱忠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言戰一戰而勝則東虜之氣挫而西虜之奸益堅此數世之利也願公熟慮之

答總憲董髙河

僕生平所推轂保護天下賢士甚衆然皆不令人知非所闗於左右者非市德也葢欲公知天下公論未嘗盡泯而益堅任事之心也乃辱華翰深用爲愢闗

山議設專官事已屬所司覆行矣

答河道吳自湖計分淮導河策

前奉華翰報高郵工完時已微聞維揚水患不減去歲矣夏已如此秋當何如今但保高郵堤工不壞猶足捍禦灰石初合卽經衝嚙豈得無損惟隨宜補葺九堅一瑕固不害爲成功也聞縉紳之言河既從故道入海淮又合于江淮河分北而行于地方亦甚便利所可慮者天妃以北中間五六十之淺涸有防于運道且鄙意謂挽淮逆上其勢爲難而上陽高寶之間所不足者非水也若就淺處別疏一道或引水建

開以爲運艘由淮達河之路而縱淮入江以復乎孟
氏之言比之挽淮爲力似易其河流自由故道入海
宜因其勢而益導之使河淮永不相合則淮安從此
可免昏墊而於運道亦無所防但僕自來未經此地
不悉其曲折獨以意度如此謾呈以備採擇黃僉憲
告病以揚二守代之俱如尊諭屬所司覆行但黃昔
以才望薦用今未見成績輒以病去不能無托避之
嫌今旣以揚代須委任責成毋使後人效之也人臣
旣已委職受寄宜思分義所當盡者若見可而進知
難而退國家何賴焉

答憲長周友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

辱華翰佳布之惠深荷雅情且諭憲從郎駐亭州因以彈壓姦宄拊綏善良甚休甚休蓋聞聖王殺以止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為仁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曾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于為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慢而自不為非者皆良由曾史為然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於好

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也臯陶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弑之况其餘乎異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發而求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剌及于上以毒其譬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不然　明天子振提綱維于上而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必行姦無所赦論者乃不惟舜臯之所以致理者而獨用懦者姑息之說衰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無乃違　明詔而詭　國法乎執事當弭盜之任而華翰

所云又似不狥俗以爲是非者故敢畧陳區區惟高
明裁擇焉

與藩伯曾湯栢

不穀猥以菲薄謬膺重任日夕惴惴焉惟顛隕是虞
今賴 天之靈 祖宗之佑目前景象庶幾小康寔
主上聖明 國家之福也不穀何功之有焉頃辱
華翰獎許過情援引經義證以古哲皆非謭劣所能
當也愧謝確菴高明沉毅秀雅而文他日必爲 國
家柱石不穀於 國家所裨補惟思推轂英儁以共
襄王事然追念生平所被舉可托之久要如確菴者

一人而已旣以自慶亦以爲公慶豚兒寡學濫竊科名遠辱遣賀兼拜珍貺感戢莫踰兹因鮮便用布積懷別具衙東統惟鑒存

答樞使張容齋

別後各撫按諸君咸有書來言台從所經禁止餽遺節省供應雖交際常禮一切謝却盖縉紳大夫仰翁之賢固非一日乃今所見又過於所聞宜其稱揚頌說之不已也慰仰慰仰二南素被王化而翁又悉心簡求他日必有膺澈塗之選者大疏至卽屬所司整備奉覆矣人去草草附候

答薊鎮巡撫楊晴川

辱示援遼之議前說爲長幸留意審畫以俟一舉但聞大議亦已質之本兵本兵遂列之防秋疏中以未定之說爲　廟授之筭殊可笑也且此舉本欲出奇制勝以圖非常之功非可歲歲徵調以自疲其力也用奇之道疾如脫兎若歲以爲常又舉一鎮之人償前那後援遼而移此漕舟挨幫之規非兵家握奇之筭也

答福建巡按商燕陽

別疑齋以任事致謗公論不平非執事秉虛公行直

道孰肯為之極力昭雪乎非獨判一人之感將以持是非之衡而作任事之氣共有裨于世道不淺也慰仰慰仰

答河漕傅后川

河漕意見不同此中亦聞之竊謂河漕如左右手當同心協力以期共濟如所見必不能合宜亦各陳以俟 宸斷不宜默默而已 國之大事不防公議事君無隱豈為失忠厚之道耶

答總憲陳我度

昔借公於蘇松寔出鄙意乃執政者謂公有私于雲

間也遂有按劍之疑是時讒慝盈朝僕雖深知其枉弗能救也然于是恒以爲歉茲幸　英主御極大明當空振幽啓順以興太平之治僕乃敢以公進然不徑登之廊廟而置之節鎮者則以薊門要地暫借重望以輯陸文武計寧邊圉其襄安攘之業耳簡命渙頒輿情胥慶比聞旌節已至尤慰鄙懷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嚴治爲善愛

辱華翰及別楮捧讀歎過不勝浣慰不勝敬仰蓋吳中財賦之區一向若于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民兩困僕甚患之往屬陽山公稍爲經理而人心玩

倡曰久一旦驟繩以法人遂不堪滂議四起然僕猶不爲動任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吐不茹式在厥中積歲恃頑强梗咸俯首祗奉約束益至是吳人始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理于始者賴之成之矣雖然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所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擾者恃有　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怙其富勢而放利以斂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也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

積年之遠使追呼之吏足絕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於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其為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為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剃首則腹痛不搔痤則寖疾而慈母之於愛子必剃且搔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當户而祝之而又何謗議為哉況今　明主在上是非審覈即有流謗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為何能為願公益堅初志以永膚功

答向臺長

近得家信言執事有愧於寒舍甚厚舍弟輩以夙有省戒不敢承領已即返諸來使竊計執事棠代不奮趙璧之果完否也唯幸查照前屢承嘉惠俱未敢當不圖執事之終不見諒也

答河道巡撫

孟瀆既開練湖亦有次第其懇懇切但聞下圖田庄俱已查革而道墩一區巋然獨存人以為法未盡行也吳欽相関本部議欠妥當時僕曾吩司徒以此事經二百年雖少偏累而相沿已久無可奈何一旦更

之恐衆不服而渠固求允議今果有此實自貽之慼然關係地方大故或至猖披後難收拾幸公責該道有司委曲善處消患於未萌可也奏對揣摘隨時私刻留傳後人耳而偶以一冊寄之陽仙意渠遂鋟梓今望公勿多傳蓋其中密勿造膝之語雖不盡載而諸所論建亦有留中不發者顯以示人非入告出順之義也幸惟裁亮

答宋陽山

徽州絲絹事　明旨處分已盡撫按諸君奉而行之可也此事雖由殷石汀議處欠當然既奉欽依則今

上出乃不行申訴輙糾衆鼓譟是抗王法也此而不懲則海內效尤漸不可長當事者動以激變爲言挾衆勢以脅　朝廷非所以佐　天子振紀綱而於海內也且以北虜之強南夷之獷　朝廷折箠而制之皆反首繫頸縶致　闕下彼素稱衣冠文物之區渠敢反乎有以待之不足畏也

答吳總憲

李總戎以死勤事殊爲可憫代者王君以其久於粵西故用之頃得家信言公有餽於寓舍甚厚令弟輩以夙有省戒不敢領卽以璧諸來使謹以原帖納上

幸惟查照往者屢辭嘉命未蒙見諒後若再及不敢不以上聞恐彼此俱弗便也

答楚學道金省吾論學政

辱翰示知道從已入楚欣慰楚中士習久敝頃公一振之上稍稍向方然其志未定也仗公之重再加振飭庶幾丕變至注厝所宜不外乎華綸遵 勅諭三字而已夫以孔子之聖平生所志惟在東周生今反古深用爲戒老不得行其道猶修春秋以存周典此豈以周之法獨善于前代哉蓋爲下之禮宜爾也今世俗皆曰願學孔子乃不務遵 祖宗之典以服官

文[illegible]而好言上古久遠之事以興趨為高動循衰世
苟且之政以徇情賈譽此豈聖人所謂為下不倍哉
恐在其為遵孔氏也不毅素無學術謬膺重任思所
以鼓鑄甄佐　明主者惟日取我　祖宗之法度修
明之然十猶未二三也竊以為今之教士與士之為
學皆如不毅之所以事　上致理者而後有得於遵
孔之義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答閻撫屁惺菴

學華翰領悉大疏俱屬所司一一議覆軍餉既有剩
餘如擬蠲負以寬民力然非前人任怨催併則公庾

安得蠲除舊逋安得蠲免諸葛孔明云法行而後知恩正此之謂今人不達于治理動以姑息疎縱為德及陷於辟然後從而罪之是罔民也僕秉政之初人亦有以為嚴急少恩者然今數年之間吏斤斤奉法循職庶務修舉賢者得以効其功能不肖者亦免於罪戾不蹈刑辟其所成就者幾何安全者幾何故曰小仁大仁之賊也子產鑄刑書制田里政尚威猛而孔子稱之曰惠人也然則聖賢之意斷可識矣以公之高明深識治體者敢質此請教錢法原以足民非為興利然足國之道亦不外此蓋世間銀少銅多公

私之貴皆取足於銀故常患不足今化銅爲寶則民用益饒民用既饒則上供易辦故足民亦所以足國也閩中錢法通利此地方阜安之兆可喜幸公因其勢而導之

答戶部王疏菴

僕平生無他行能獨好推轂天下賢者自在詞林迨入政府其所保護引拔寧止數十百人然以爲國非爲私也乃僕以誠心求賢而人不以誠心相與若乃披肝膽見情愫一心奉公不引嫌不避怨與吾共圖國家之事者如公亦不多見向以求歸懇切不

得已暫遂高懐別後悵然如有所失比聞太君康壽道體安和宿恙全愈當此清明之會忍遂忘情于斯世乎倘沓然回轍當虛一席以俟豚犬寡學濫竊科名𣗳辱遺賀彌用爲愧厚貺槩不敢當輒附使歸璧草草附謝

答守備太監王函齋

辱華翰知道從已入郢欣慰書中謂莅事之初未遑施措惟有兢業只此兢業二字便是施爲之本堯舜之所爲聖者亦不外此幸勉圖力踐他日入莞內樞植駿業垂名青史可預卜矣敬仰敬仰門下未及下

卑輒煩遣使存問老親念此雅誼惟有銘感此後但

俯垂存念即是惠及蓬廬不煩饋禮致累清德也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言俺酋西行不利

北虜貢議公實始之蓋八年於茲而夷情愈順邊鄙

用寧公今入朝又克終其事矣凡此大功固宜銘之

太常垂之青史豈特一時賴之而已乎虜酋西行既

決難以挽留邊人咸恐此酋既去來年貢市或不如

初不知虜人嗜利觀其會三鎮之人與之盟誓而去

彼春猶恐吾之有變肯自渝貢以失大利乎要在邊

臣善加撫馭毋自失信以起釁可也但僕料老酋此

去必不利渠本無去意但爲切盡所追黽勉從之諸部亦不樂行衆心不齊戰必不力一也自款貢以來紊縻于中國之服食志驕氣惰不足以當死刺新銳之虜二也南畏中國東畏土蠻華制内顧勢力自分三也三者皆兵家所忌故曰必敗之道也公試觀之

答河道吳自湖

辱翰示知淮已歸流水勢漸退慰甚河患自古記之有非人力所能勝者但僕今謬當大任一聞愁嘆哀號之聲痛心疾首雖智力短淺濟時無策然不忍坐視民之失所而不思以振救之也淮水旣已會河則

土石之說無煩再議高劑堤加以木城眞萬全之策

實堤既難舉李尹留之無所事事咨部赴選可也

答巡撫高鳳翥

兩辱翰示具悉同心之雅感謝前奉書謂宜止虜酋之西伐猶未知彼有約三鎮訂盟之舉也後見金湖疏謂彼西行已決僕亦以爲不可止矣今觀答公書則其意尚狐疑僕前書所料固不謬也然此酋不去則已去則必敗彼既年老志偷而其衆皆不欲行又豢縻於我之服食已久無復曩時之飈疾以驕惰不習之兵當瓦剌新銳之虜其勢固不敵也且南畏中

國東畏察窂力分而勢渙強行而衆疑故曰必敗也今既以書勸止之巳見公相爲之意此後但宜任其去留不必固止彼去吾亦利不去吾亦利也

答四川總兵劉草塘

辱華翰深荷雅情厚惠槩不敢當輒璧諸使者不穀素以薦賢爲心又見近日武氣不振故每每曲爲保護奬率然以爲國非以市德於左右也頃向確菴公一言之渠必以告統惟鑒存

答兩廣凌洋山計剏善後

羅旁之役初意但恐宿寇初除根株未盡姑少遲建

設以俟人心之定會新司馬亦以此爲言遂從再議近來從中人來皆言此地在四府之中素稱沃壤與廣右邊徼不同且遠近之民願受廛者衆不設官建治何以統之以是知再議之爲迂謬也今既經理有緒訏謨大疏至即屬銓部選除矣但聞願附籍者多係遠縣之民其中或有來歷不明流浪無根或賊黨詭名僞姓若但務招徠不加審別蘭莸並植狼羊同飼將復爲昔日之羅旁矣竊以四府鄰近之人亦自有就招者彼風土既習板籍有據環數百里之內封壤相接遷徙無難且彼素被賊患茹苦日久今畀之

以沃土與之以安樂亦所以賞之也其中徭賦務從輕省法令不宜煩苛使人懷定居遠邇爭赴數年之後可盡化爲樂國矣夫戡亂非難已亂爲難當此重開再闢之時即宜爲長治久安之計惟高明擇焉

答滇撫王凝齋

向承書云云特在世講至愛故敢直獻其愚猥辱採納地方之幸也莽酋事昨羅大參來問之皆如察院言且謂此酋有兵百萬戰象萬餘西南諸夷盡爲所并交趾亦半屬之將來必爲滇人憂其言不知何所據也大抵修內治飭武備雖邊圉無虞亦不可懈豈

視外夷強弱以爲緩急乎自今該道兵憲及州縣正官宜慎選其人俾加意整飭使遠至邇安則有備無患之道也

答司寇王西石

張尹至辱翰貺深荷雅情豚兒寡學謬竊科名其蹴登上第則出 主上親拔非僕庶幾所敢望也茲辱奬諭彌增其媿老父頃患甚劇今雖暫愈然聞動履尚屬艱難桑榆暮景風燭可虞頗擬 主上大婚後乃敢乞身今定婚期於來歲三月則陳情之舉當在夏初矣遥望此期以日爲歲奈何太君之壽祉茂臻

我公朝夕歡衮誠人間希覯之事其視僕等媿歉無地矣僩兒叨授一職遣歸完娶賢郎歸已托致鄙悰老母高年內人又不知禮節倘有不備惟冀垂念夙雅俯賜矜涵非所望也敢布腹心

答潘伯張周田

惟公雅度宏才昔在銓部僕已切傾嚮中雁排階至於垂翼又竊爲惋惜今當清明之會羣才畢集閶闔旸蘇驊騮屬路從此皆康莊矣願懋建鴻鉅以副所期

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爲學

成均任重宜借高賢簡命渙頒輿情胥慶在僕素心喜可知矣雖然亦有區區之愚不敢不以告也往聞公好譚理學雅稱同志意必實有所得非空言者顧僕奉教之日淺未能仰窺精蘊然見公之督學浙中秉公執憲屹然不撓則誠務躬行不事空談者故今日之舉亦願公以浙事行之也夫昔之爲同志者僕亦嘗周旋其間聽其議論矣然窺其微處則皆以聚黨賈譽行徑捷舉所稱道德之說虛而無當莊子所謂其嗌言者若哇佛氏所謂蝦蟇禪耳而其徒侶衆盛異趨爲事大者摇撼　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

醜穢趨利逃名嘉隆之間深被其禍今猶未殄此主
持世教者所深憂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士君
子未遇時則相與講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
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則以其事爲學兢兢然求所以
稱職免咎者有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別問一
門以爲學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謂事與職者
而行之故與七十子之徒切磋講究其持論立言亦
各隨根器循循善誘固未嘗專揭一語如近時所謂
話頭者槩施之也告魯哀公曰政在節財齊景公曰
君臣父子在衛曰正名在楚曰近悅遠來亦未嘗獨

揭一語不度其勢之所宜者而強賦之也究觀其經
綸大畧則惟憲章文武志服東周以生今反古爲戒
以爲下不倍爲準老不行其道猶取魯史以存周禮
故曰吾志在春秋其志何志也志在從周而已春秋
所載皆周官之典也夫孔子殷人也豈不欲行殷禮
哉周官之法豈盡度越前代而不可易者哉生周之
世爲周之臣不敢倍也假令孔子生今之時爲國子
司成則必遵奉我　聖祖學規以教冑而不敢失墜
爲提學憲臣則必遵奉　皇上勅諭以造士而不敢
失墜必不舍其本業而別開一門以自蹈於反古之

罪也今世談學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務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苴蹈於反古之罪是尚謂能學孔矣乎

明興二百餘年名卿碩輔勳業烜赫者太抵皆直躬勁節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講學者毋詆之曰彼雖有所建立然不知學皆氣質用事耳而近時所謂知學爲也所宗仰者考其所樹立又遠出於所詆之下將令後生小子何所師法耶此僕所未解也僕願今之學者以足踏實地爲功以崇尚本質爲行以遵守成憲爲準以誠心順上爲忠兎魚未獲無舍筌蹄家當未完毋撤藩衛毋以前輩爲不足學而

輕事詆毀毋相與造爲虛談逞其胸臆以撓　上之法也嗟乎斯言也使出於他人則以爲謗而僕固素有志於學者也其所以言此必有概於中者惟高明裁之

答邊鎮巡撫

虜衆既敗於西復挫於東自此以後奉約束當益謹邊患可少紓矣但在我猶當堅守息信益務以德懷之蓋此虜雖弱既已附屬猶足爲我外蕃若欲刈之生虜得志非中國之利也其所定約法至爲簡當彼卽不果西行亦可循而勿改今邊鎮所急惟在廣積

貯與屯利壽壯男休士方以待他日之變其他皆虛文耳惟公加意焉

答總憲高原蔡

不孝積愆累衅遘此閔凶疊辱吊唁不勝哀感比者屢瀝血誠懇乞終制不蒙俞允更荷踰分之恩在主上雖自爲國家計而於孤之微情則有歉矣嬰茲罪苦無可奈何乃有辭俸守制預訂歸葬之請誠不得已也乃二三少年不達皇上所以懇切慰留之意又不自孤所以委曲順命之心妄行瀆擾遂致上干天怒赫然震撼傷動聖心虧損國體

此又孤不幸中之大不幸也傷痛之餘加以震懼形神俱疲病勢轉增奈何奈何辱示錢法並邊務諸款雖未得細讀然畧觀其措畫皆經綸大着數也幸即疏聞即時整理乃為有濟

答太宰王疎菴

前兵部差人去孤方在苫塊悶亂迷未及奉書想垂原亮銓衡重任非公不足以當之比時孤方乞歸然不敢以去國之故而忘謀國之心故敢以公進然公之忠亮實素簡於　上心故疏上即荷　俞允非僕孤言以為用舍也簡命渙頒輿情胥服方翹首政足以望

公之至願遄發征麾以慰鄙望

答藩伯楊魏村

辱垂念年誼弔唁勤惓無任哀感承諸年丈欲俯臨貺奠極荷至情但孤自召見視事之後即閉門守制更不敢於私宅接賓受弔四方相知奠儀一切謝却雖諸年丈辱在世誼與衆不同然亦不敢當也謹録奠章佳稿先寄回宜之先人柩側冥漠有知必深銜感厚奠則再不煩貺及便中草草附謝仍希叱名於諸年丈統容來歲南歸一一踵謝唯鑒原

答河道吳自湖

孤自遘閔凶兩辱慰唁無任哀感厚貺槩不敢當謹璧諸使者謝謝維楊蠲賑事大疏未至已屬計曹趣請茲又取疏中未盡者屬之再題矣夫天道玄遠災祥之應皆未可知孤嘗學此於天官氏矣考其占驗咸屬荒昧民之飢溺自當極援雖微星變寧忍坐視古之聖王遇災而警惟修人事鎮靜以處之不宜牽合事應過爲驚惶以致搖衆也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惟公任西陲勞績茂著頃者循例晉秩未足爲酬俺酋已報西行渠近奉約甚謹維經貴鎮諒無勞援望

公戒約邊吏謹守信地以禮處之如過有洇索即以
孤意喻之令其安靜守約無壞大事盖彼數年在宣
大凡孤使人傳示渠未嘗不服從也

答吳環洲

承示虜王竟已西行即傳示西鎮以禮處之諒無騷
擾但此虜以遲暮之齡當豢飽之後不宜遠事忿爭
若徒揚虛聲中道而反猶足以蓄銳示威倘不量彼
已逞于一决乃必敗之道也在我乘此休暇益修守
備以待彼之変

答劃鎮巡撫陳我度言辭俸守制

[illegible]晛再臨又辱別諭云云敢不敬承雅意但孤暫留
在此實守制以備顧問耳與奪情起復者不同故上
不食公家之祿下不通四方交遺惟赤條條一身光
淨淨一心以理　國家之務終顧命之託而不敢有
一毫自利之心所謂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
身而已此孤之微志已況昨承　恩眷特使廩人繼
粟庖人繼肉數口之家不啻足矣若獨辭上祿以沽
名又受私餽以自潤內欺其心外欺其　主孤不敢
也至于公比者之起雖出孤意然非敢市德於左右
也徒念薊門重鎮撫其臺嬰職辱與公為知己故以仰

托臭者疏附後先之助耳公輯綏和將士保固疆圉即所以酬　聖恩答相知外此秋毫非所敢望也再遠寵命恐公不達鄙意而以孤爲疎外于左右故敢直吐衷愫如此語率無次萬望矜原其節間所惠亦俱附璧來使統希查照

答陝西巡撫宋禮齋

近日曾有人言榆中築臺工急軍人嗟怨者孤竊以勞民動衆之事誰肯樂從惟謀國者主持不惑當事者措畫有方乃有望其底績耳昔譚司馬在薊建議築臺其時人情洶洶流言四起忌者欲因此中以奇

禍政府諸公亦皆惧而求罷獨孤一人力持不顧乃
克有成數年以來虜不敢窺覦者實頼守險之力若
如當時之議豈得有今日乎今虜方款貢正宜及時
爲備俗諸言練兵除戎云者悉虚文耳惟修守一事爲
爲切實且邊卒無荷戈禦敵之苦徒用其力未足爲
勞但須寛其程限示以勿亟時一親閲鼓以賞犒則
自樂於趨事矣

答李石麓相公

不孝積愆累釁遘兹閔凶遠辱慰唁兼拜厚貺無任
哀感念先人昔得侍于年伯翁投分不淺翁之愛弟

有險同氣今年伯翁與先人相繼永逝而翁與弟同抱悽憂以此言哀哀可知矣顧翁謝政歸侍數年猶生送終兩俱無憾弟一別先人十九年生不得侍養焉没不得視含焉乃又爲時所羈紲不得一申邇棺之情抱恨終天死不能贖此則弟所遭之尤舛情事之獨苦而翁之所不知者也天乎痛哉誰則憐之頃已面懇

聖慈俟大禮成後當復申歸葬之請想翁所垂念者輙以奉聞使旋草草附謝嗣容續裁統希鑒亮